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歧路燈 第五十回 碧草軒公子解紛 醉仙館新郎召辱

話說譚紹聞承許下巫家親事，畢竟心中還牽掛著瘟神廟邪街姜氏。偏值夏逢若早晨即至碧草軒，令人請譚紹聞說話。二人相見坐下，夏逢若便道：「那事我已前後說明，女家情願，婆子家也情願。彩禮是五十兩。我特來與賢弟送信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且慢商量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已是兩情兩願，還有什麼商量？」譚紹聞道：「我本意願行。日昨我舅與母親一權主定，承許了曲米街巫家的事。一個是舅，一個是娘，叫我也沒法。」夏逢若把頭探著問道：「你說啥呀？你如今承許下巫家親事了？」

你爽快拿刀來把我這頭抹下來，叫那赤心為朋友的人，看個榜樣。」譚紹聞道：「由不的我，也是沒法。」夏逢若道：「由的你，由不的你，我都不管。你已是把人家汗巾子收了。我已是把那銀子買了兩匹綢、八色大事件、八色小事件兒，下了紅定。只說瘟神廟一道街，誰不知道？你如今打了退堂鼓，到明日把女人激差的死了，我又該與你打人命官司，不如我先鳴之於官，憑官所斷。我不過不在這城裡住，搬的走開，就把這一輩子事完了。我是為朋友的人，也講說不起。」紹聞道：

「知道是你的好意。只是母親說的一句話，母親應允下了，我該怎的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俗話說：『先嫁由爹娘，後嫁由自身。』何況是一個男人？明明是你圖巫家是個財主，有個貼頭罷了。」

紹聞也無可辯白。

只聽的院裡有三四個人走的響，一片聲說：「作速拿茶來，渴壞了。」進的軒來，卻是盛希僑。見了哈哈笑道：「你兩個說什麼哩？叫盛價作速潑一大碗茶來。」譚紹道：「現成，就到。」德喜兒重斟上茶來，希僑連吃了三四杯，才略解住渴。夏逢若道：「大哥從哪裡來？」盛希僑道：「就在這衙門口土地廟北趙寡婦家纏攪了半日，方落了點。渴壞了。我且問你，你許久不去看我。是怎麼說？」夏逢若道：「去了幾回，門上難傳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只說是那個狗攬的管門，我回去就革了他。」夏逢若道：「那也不必說。如今俺兩個這宗話，正要大哥批排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料你兩個也沒什麼關緊話，我也不耐煩聽。先把我的關緊話說說罷。你兩個猜，我是做啥來了呢？」

只因趙寡婦兒子小鐵馬兒，當日招募在班裡，先與了四兩身價，如今派成正旦腳兒。這孩子極聰明，念腳本會的快，上腔也格外順和，把兩個老師傳喜的沒法兒說。我也另眼看他。前日說他娘有病，想他哩，我叫他師傅給他兩天假。過了四五天，再不見回去。著人叫他幾次，他娘硬說不叫去學戲了。我氣的慌，一發今日親來叫他。他娘越發有一張好嘴，說他也是門有戶人家，學戲丟臉。又說只守著鐵馬一個兒子，流落了，終身無依靠。那張嘴真比蘇秦還會說，扯不斷的話頭。我急的慌，說唱一年五十兩身錢，方才依了。我昨夜吃了酒，纏絞了這半天，口渴的要緊。況離賢弟一步之近，所以我順步來望望。不料夏賢弟也在這裡。您兩個爽利坐上車，跟我去罷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俺兩個的話，通是費商量著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有啥費商量？到我家看著排戲，慢慢的商量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譚賢弟幹這事，到明日要逼死孀婦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淡事，沒啥話說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大哥少坐一坐，容我三言兩語說完，我就跟大哥走。難說大哥見愛，我肯不去麼？」盛希僑道：「也罷。你就捷說，我批評批評。」夏逢若就把瘟神廟看戲，明白了的姜氏遞汗巾，怎與姜氏家說明，下了綢子等件紅定，如今背了前言，定了巫家閨女，說了一遍。盛希僑道：「你不說罷了，我白了。這全是譚賢弟心上沒覷，恰又遇了你。你當我看不出形狀麼？久矣，我就想要討伐你，時未得便。今你既碰到我嘴上，正好說了叫你知。當日老人家大也罷小也罷，總算做過官，你也算個宦裔，怎就甘心學那些下流行徑，一味逞刁賣俏，不做一點有骨力、顧體面的事。我先說明，速改便罷，若仍蹈前轍，小四呀，我的性情，咱可就朋友不成哩。我早已訪確，你在譚賢弟身上，就有許多事做的全不是東西。即如你方才所說，意間必是說寸絲為定。我問你，這世上可有女人家拿著寸絲定男人家麼？不過是個女人無恥罷了。我豈不知綢子紅定你也不曾買、不曾送，銀子是你誣使了。你硬說送過，我問你，送時你講個啥牌名兒？」

就是你送過去，也只算遮羞錢。左右不叫譚賢弟問你要銀子就罷了。那姜氏一定要嫁譚賢弟，他若情願做第三房，我就情願助聘金。倘是你借端想再詭詐幾兩，你便真沒一點人氣哩。你再不用提這一嘴話。這些話只好哄譚賢弟那憨瓜，能哄得過我麼？像你這材料，只中跟我去，替我招架戲，我一月送你八兩銀，夠你哩身分了。咱三個同上車走罷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還有一點小事兒未辦完。」盛希僑笑道：「你是只好坐老滿的車，老滿如今又上杭州去辦戲衣去了，等他回來好請你。」譚紹聞把臉紅了，說道：「我去就是。」

正說同走時，雙慶兒道：「王舅爺在樓下，等著大叔說話哩。」盛希僑笑道：「這便是巫家那事消息動了，夏賢弟不用再想膺媒人罷。大凡少年喪偶，只有母舅來說親，再沒有不成之理。老太太先依了。賢弟你就照應舅老爺去。我也不瞧這位老叔了，管保巫家事必成。到明日親迎過來，咱的戲也排成了，我是要送戲來賀哩，不許推阻。」譚紹聞含糊答應。送出衙門口，盛公子與夏逢若上車往盛宅去了。正是：

排難解紛說仲連，如今排解只須錢；

孔方不到空饒舌，縱是蘇張也枉然。

且說譚紹聞回到樓下，見了母舅，果是來回復巫家已允親的話。王氏喜之不勝，也恰中紹聞本懷。此後，啟冰人，過聘禮，安牀，親迎，合巹，送餼之事，若逐一鋪述，未免太費筆墨。總不過是巫家新發跡財主，乍結了士夫之家姻親，妝奩陪送自必加意奉承。譚紹聞現有一千五百銀產價，手頭活便，臉上下不來事體自然會多，也自然會辦。那個華麗豐厚，兩下的俱可意揣。倘再講譚紹聞與巫翠姐燕爾昵情，又落了小說家窠臼，所以概從省文。

內中卻有最難為情的。冰梅暗新念舊，回想起孔慧娘一向幷幷之恩，每抱著興官到無人處，便偷下許多眼淚，對興官歎道：「你也是個福薄蟲。」這新夫婦，為往曲米街巫家，就不得不上文昌巷孔宅。孔耘軒夫婦見了新續的女兒，也少不了一番周旋溫存。及送的回來才背過臉時，這一場悲痛，更比女兒新死時又加十倍。——這兩宗。皆人情所必至，須得我說明白。

且說譚紹聞親迎，是臘月初二日，一月就是元旦。夫婦兩個時常鬥骨牌，搶快，打天九，擲色子，抹混江湖玩耍。巫翠姐只嫌冰梅、趙大兒一毫不通，配不成香閣賭場。也曾將牌上配搭，色子的點數，教導了幾番，爭乃一時難以省悟。翠姐每發恨道：「真正都這樣的蠢笨，眼見極易學的竟全弄不上來。」倒是鬻婦老樊，自幼兒僱與本城舊宦之家，閨閣中鬧賭，老樊伺候過場，抽過頭兒，牌兒色子還懂哩些。一日紹聞與翠姐在樓窗下鬥葉子，老樊捧的飯來，夫婦正在輸贏之間，顧不的吃。老樊站在巫翠姐背後看了會說道：「大孀子，把九萬貫改成混江，九錢兒搭上一索一萬，不成了『沒皮虎』麼？」巫翠姐扭過粉頰笑道：「你這老孀子倒還在行。」老樊道：「自到了咱家這幾年，誰再得見這東西，如今也忘了。」夫婦二人把這一牌鬥完，將飯排開，急緊吃完，就叫老樊配場兒。但只是一個又丑又老的鬻婦，兼且手中沒錢，也就毫無趣味。譚紹聞又想出個法子，叫冰梅、趙大兒、老樊算成一股兒，冰梅掌牌，老樊指點色樣，趙大兒伺候茶水，興官抽頭兒。玩的好不熱鬧。

及至近午時節，王中、雙慶這一干僕人來過午，廚下竟忘了做飯。王氏本因溺愛而不明白，又由不明白而愈溺愛，到東樓一看，笑了一笑，自向廚下料理。原來年節間，酒飯多是現成的，因命雙慶、德喜切些冷肉，撥些涼菜，發落的吃訖。

譚家累世家規，雖說叫譚紹聞損了些，其實內政仍舊。自從娶了巫翠姐，開了賭風，把一個內政，竟成了魚爛日蝕。

忽一日，雙慶兒拿了一付請帖，送到東樓。上面寫的巫岐名子，乃是巫鳳山差人，請新婿夫婦，同過上元佳節的華東。

到了十四日，巫鳳山早著人抬了兩頂轎子來接。夫婦二人盛服倩妝，王氏看著好不喜歡。家間人送至後門，二人坐轎而去。

到了巫家門前，只見有五六個人，鮮衣新帽迎接。一個乃巫鳳山的內姪，叫做巴庚；一個外甥，叫做錢可仰；一個乾兒，叫做焦丹。都是送餼日封過禮的。巫岐因兒子巫守敬年方十二，不能陪客，故請一班內親陪伴東牀。譚紹聞下的轎來，眾人一拱讓進。

巫翠姐自從後門下轎進家。譚紹聞到了前廳，先與岳翁見禮，然後拜見姻親。禮畢獻了茶，只聽閃屏後有人說道：

「前邊顯冷，請姐夫後樓下坐罷。」巫鳳山便道：「這屋子太大，姐夫就到後邊坐，暖和些。」眾人相陪起身，過中廳，進了堂樓。丈母巴氏笑面相迎，譚紹聞躬身施禮。巴氏道：「姐夫坐下罷，前日已見過禮了。我為前廳房太冷，怕姐夫衣服薄，自己孩子，就請後邊坐。這俱是內親，爽利就不用再向前頭去。」譚紹聞也無言可答。巴氏又道：「姐夫近爐些。」遂叫把爐中又添上些炭。又叫丫頭先拿酒擋寒氣。巴氏見譚紹聞緘默少言，因向巫鳳山道：「你竟是躲一躲兒。你在這裡，未免拘束姐夫們。」這巫鳳山原是「四畏堂」上占交椅的人，一聽此言，就立起來笑道：「今日鋪內實就有個事兒，我有罪姐夫，暫且少陪。」巫鳳山去了。巴庚、錢可仰、焦丹，由不的少鹽沒醋的話，各說上幾句，究之與譚紹聞全不對路，微笑強答而已。

原來巴庚，是個開酒館的。借賣酒為名，專一窩娼，圖這宗肥房租；開賭，圖這宗肥頭錢。錢可仰開了一個過客店，安寓仕商；又是過載行，包寫各省車輛。焦丹是山西一個小商，父親在省城開京貨鋪，幼年記姓在巫鳳山膝下，拜為乾子。這三位客，因譚紹聞是個舊家門第公子，怕惹出笑話未免不敢多言。巴氏見女婿毫無情緒，心下有些著急，因吩咐丫頭道：「把席放速些，吃了飯，好街上走動。元宵佳節，也看個故事，看個戲兒。」

少時，碟盞上來，席就設在堂樓東間。譚紹聞道：「著人請外父。」巴氏道：「他忙著哩，不叫他也罷。」眾人即讓譚紹聞首座，錢可仰、巴庚、焦丹打橫相陪，敬兒坐了主位。須臾，席面上來，山肴海味都有，美酒肥羊俱全。巴氏不住的讓敬兒道：「你不會陪客，你該把那一樣兒讓姐夫吃，揀好的送過去。」總因愛婿心切，只怕嬌客作假，受了饑餒。十分忍不住了，走到桌前，拿箸將碗中揀了一碟，送在紹聞面前，說：

「姐夫只管吃，休忍了饑，還要住兩三天哩。若像這樣餓瘦了，您娘就再不敢叫姐夫走親戚了。」譚紹聞慌道：「外母請尊便。」

譚紹聞一向在孔宅作女婿，不曾經過這個光景。今日乍見這個岳母，口中不住的他姐夫長，他姐夫短，初時也覺可厭，漸漸的轉覺親熱。竟是八母之中，不曾添上丈母，未免還是古人疏漏。

午飯已畢，巴氏正要勸女婿街上遊玩，偏偏的蒼雲漸布，黃風徐起，栗烈鬻發，竟有釀雪的意思。巴氏道：「請姐夫過元宵，正好白日看戲，晚上觀燈，偏偏天就變了，該怎麼處？」

巴庚平日知譚紹聞是個賭家，因說道：「妹夫過我那院裡走走如何？只是茅簷草舍，不成光景，恐惹妹夫笑話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通是至親，豈有笑話之理。但未曾進贅奉拜，怎好輕造？」焦丹笑道：「如今大家同去，就算姐夫拜他。」錢可仰道：「焦賢弟說哩極是。」巴氏道：「你們就陪姐夫去。我少時從後門去，也要看看你二孀子。」

四人就出了大門，直上椿樹街口巴家來。到了門首，只見門外挑了一個「醉仙館」酒帘兒。」門向內拴扣，巴庚也叫不開。少不得由鄰家轉入開了大門。原來裡面有三個人擲色子哩。

兩個是本街少年學生，一個叫柴守箴，一個叫閻慎，一個是布店小相公，名叫竇又桂，都是背著父兄來尋賭。三人素日同過場兒，今日趁元宵佳節，藉街上看戲為名，撞在巴庚酒館裡，賭將起來。巴庚的酒匠倒趁有人看門，自上廣生祠看百子轎去了。三個正賭到熱鬧處，譚紹聞進來，那兩個年幼學生，臉發紅暈，立將起來。巴庚即讓譚紹聞道：「請姐夫東廂房坐。」紹聞新走小家親戚，沒可說話的人，半日悶悶。猛的撞見賭場，未免見獵心喜，早已溜下場去，說：「借一吊錢，我也賭賭。」巴庚開了櫃門，取出一千大錢，放在紹聞面前，就擲將起來。

擲到晚上，兩個學生起了場兒，自回家去。竇又桂不想就走，巴庚道：「你也須得回去，若叫竇叔知道，你倒不得再來，不如明日早來。」竇又桂道：「也罷。等家父十七日起身回家，爽快放大膽來賭上幾天。」恰好巴氏在後邊也催女婿回去。遂一齊起身，竇又桂自回店中，焦丹已回鋪內，譚紹聞、巴庚、錢可仰重到巫家。

吃了晚飯，天上飄下雪來。巴氏就叫腰房燃起炭爐，點上蠟燭，又賭了半夜。巴氏叫送了元宵、扁食、麵條、雞蛋荷包兒，好幾遍點心。巫翠姐與巴庚、錢可仰都是中表姊妹，也就到前邊看了幾回，方才歇息。

到了十五、十六日，依舊在巴庚酒館內，同竇又桂賭了兩日。到了十七日，譚紹聞要作別回家，巫鳳山夫婦只是不放。巴庚道：「今日天晴。我昨日已備下幾碗寒菜，請譚姐夫到我家，我少申一點敬意。」紹聞道：「連日打擾，還不夠麼？」巴庚道：「畢竟不曾吃我的。我就請錢賢弟相陪。若嫌我窮，也就不敢強邀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好說。奉擾就是。」於是一同起身，又向巴庚酒館而來。巴庚路上說道：「姐夫你賭的好。那小竇子是一注子好錢，他白布店有三四千銀子本錢。他爹今日起身回家，他今日是正大光明放心賭哩。咱三人勾通一氣，贏他幾百兩，咱均分。」紹聞心已應允，點點頭兒。進了酒館，小竇子見了笑道：「我一早打發家父起了身，咱可大膽來罷。」不用分說，連巴庚、錢可仰都下場擲將起來。不多一時，竇又桂輸了一百三十兩。正賭到熱鬧中間，都低著頭看注馬，喊又快，只聽得忽的一聲，色盆子早已打爛，錢也都打亂了，人人都挨了棍頭。又聽聲聲罵道：「您這一起兒忘八羔子，乾的好事！」——

這正是：

人齊憑軾運良籌，忽遇田單馭火牛；
不識天兵何處降，須尋地縫好藏頭。